

记者 李苗 岳致呈 刘志坤 邱明
临沂报道

围墙上的血性

临沂渊子崖村的入口处，一段斑驳的城墙静静矗立，墙面上“中华抗日第一村”七个字历经风雨却愈发醒目。80多年前，这里的枪炮声曾划破沭河两岸的寂静，一场惨烈的保卫战在这里打响。

“抗战爆发后，日本鬼子进了咱沂蒙山要钱要粮，我们就不给他，来一个鬼子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渊子崖保卫战组织者林凡义之子林祥秀的话语带着凛然正气。

1941年冬，配备钢炮的日军精锐突袭了渊子崖村，村民们手中的武器，却是用农耕工具改造的土炮等简陋装备。

“咱与其等死，不如把大门紧闭，不让鬼子进来。渊子崖村从来没有孬种！”村长林凡义的号召，让全村人拧成一股绳。大家依托村北1米厚、4米高的围墙与敌人展开拉锯战，有土枪的拿土枪，没有的就攥紧铁锹、锄头，誓要将侵略者挡在墙外。

正面久攻不下的日军，用钢炮轰开了村庄东北角新建的围墙。缺口处，村民林老七手持大铡刀死守，日军过来一个便砍倒一个，连砍七人，直到敌人越涌越多。“堵不住了就进村打巷战，干到底！”林祥秀回忆起父亲的讲述，那时村民们打到没有子弹，就用扫帚、铁锹、锄头接着拼。

村民林九臣牺牲后，他的妻子疯了一样拎着菜刀冲出家门，见两三个日军追赶村民，便瞅准时机砍向其中一个日军的脖颈，当场将其砍倒。“丈夫死了老婆拼，儿子死了老子将，老子死了儿子顶。”林祥秀说。

这场战斗，渊子崖村付出了沉重代价。日军退去后，村里900间房只剩不到100间，烈士纪念塔上镌刻着147名村民、40名八路军战士和50名县区武装战士的名字，他们用热血换来歼敌112人的战果，延安《解放日报》称这里是“村自卫战的典范”。

老槐树下的誓言

向北数十里，临沭西山前村的老槐树藏着另一段血史。树干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孔洞里，藏着80多年前那段浸透着热血的往事，记录着“枪声就是命令”的誓言。

西山前村党支部书记阚成宝轻轻摩挲着一本保存完好的《岌山前》连环画，声音低沉地说起往事：“1941年9月，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就围了过来。”

他抬眼望向老槐树，仿佛透过时光，看到了当年的硝烟，“我爷爷腿上那道疤，就是那会儿留下的。鬼子进村后逼他烧水，他听不懂，被刺刀狠狠扎了一下，现在摸上去还能感觉到凹凸的痕迹。”

那天，北山顶上的日寇大炮率先轰鸣，数十发炮弹倾泻而下。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从四面向村子围拢。西山前乡乡长、



村自卫团团长张作洪带领西山前民众，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一连打退了日伪军三次进攻，让敌人始终没能靠近围墙。

“当时村里的墙有三四米高，四个城门都守得死死的。”西山前保卫战参与者徐会迪的后代徐浩峻站在老槐树旁，手指抚过树干上的弹孔，“我老奶奶说，鬼子冲了三四次都没进来，就调来重炮，足足打了108炮。”

敌人冲进村后，村民们挺着刺刀迎上去，很多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我老爷爷叫徐会迪，还有个二老爷爷叫徐会刚，最后都牺牲了。”徐浩峻说。

这场保卫战持续了一天一夜，五百间房子化为灰烬，村里遍地狼烟。阚成宝轻轻叩击着老槐树的弹痕，像是在与历史对话：“家家都有烈士啊。”这场战斗后，部队下达了“枪声就是命令，先保护老百姓”的指令。

石桥边的主动反击

在费县东流村门前的石桥下，至今仿佛还回响着1939年的枪声。这里，曾打响沂蒙人民主动抗日的第一枪。

1939年1月，日军要“借道”西侵的消息传到东流村，全村人攥紧了拳头。村民吴恩庆组织男女老幼布下埋伏，打得日军措手不及。遭重创的敌人迅速调整战术，抢占村北山坡高地，用信号弹指挥同伙反扑。

“那时我五六岁，腊月里鬼子来了，把庄子围起来了。俺就在围墙里，看着他们在围墙外，还带着钢炮。”91岁的东流村抗日自卫战亲历者孙开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颤巍巍地走到玻璃展柜前，指着里面的土枪，挺直腰板，右手呈枪状，比划着瞄准的姿势，声音也洪亮起来：“就这么端着，火药是平时打兔子的配方，炮筒子一响，能掀翻好几个鬼子！”

激战数小时，村民们打死几十名日军，可终究抵不过密集的炮火，前庄还是失守了。“老百姓们不怕！”孙开清的眼中泛起泪花，但声音仍十分坚定，“乡亲们抬着洋炮，拿着大刀就往前冲。鬼子有枪有炮，咱老百姓伤亡不小，但还是杀死八十多个日本鬼子。”

在陈列馆里，孙开清的手指在一张连环画上停住——那是他的大伯孙义山带领村民守东门场景。“大伯就倒在这儿。”说到这里，孙开清停顿了一下，默默擦了擦眼泪，“不想提了，一提起来就难受。他们烧杀抢掠，咱怎能不反抗！”

三座村庄，三段铁血记忆，它们如三颗星辰缀在沂蒙的版图上，也镌刻在民族抗战的史册里。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员李建丰，用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上泛黄的老照片说：“这些村子最让人动容的，是老百姓面对豺狼般的敌人，敢拿起石头硬拼的骨气。”

李建丰说：“那会儿根据地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渊子崖的围墙战，西山前的巷战，东流村的石桥伏击，不是孤立的抗争，是千万百姓拧成一股绳的模样。正是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我们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车桥战役：拉开华中抗战战略反攻序幕

走进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车桥战役烈士陵园，镌刻着“车桥战役英烈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一旁的石碑记录着战役经过和53名烈士的部分名单。细看碑文，81年前的激战场景，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车桥是一座千年古镇、商贸重镇。1943年，被日军侵占后，车桥成为其控制淮安东南、宝应东北地区的重要据点。夺取车桥，对我连通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怎么打车桥却让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大伤脑筋。日军在车桥建了大量碉堡、圩墙，挖了一丈半的外壕，布置了极强的火

力。此外，一旦车桥战役打响，驻扎在周边的日、伪军必来救援，可能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反包围。

通过侦察，“攻坚打援”的构想，在粟裕心中逐渐成熟，他命令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叶飞担任前线指挥。1944年3月5日凌晨，一颗信号弹划破夜空，车桥战役正式打响。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震天。战士们迅速突破外壕，越过墙头，占领镇内全部街道，成功分割包围日、伪军各据点。

在车桥战役烈士陵园展厅内，记者看到一个特别的微缩模型：一名新四军战士站在碉堡顶上，一手拿着十字镐，一手拿着手榴弹。讲解员杨颖介绍，战士名叫陈福田，

力气很大，用十字镐在敌军碉堡顶部硬生生凿出了一个洞，将手榴弹全部扔进碉堡，“这充分反映出新四军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崇高精神，就是铜墙铁壁，也要凿开它”。

淮安区作家协会主席于兆文长期研究车桥战役。今年3月，他出版长篇小说《车桥 车桥》，生动再现了那段光荣的历史。他介绍，车桥战役的胜利，得益于周密的战略部署、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更离不开老百姓这座最大的“靠山”。

“新四军要什么，老百姓就支援什么，大量船只、柴草、煤油、粮食等物资迅速筹集完毕。为架设船桥，村民们拿来了家里的门板、铺板、跳

板、牛绳、树棍……”于兆文说，车桥战役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新四军强攻车桥，周边日、伪军仓促增援，沿途遭我军顽强阻击，伤亡惨重。车桥战役共毙、伤、俘日、伪军近千人，攻克敌军碉堡53座。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春荣介绍，车桥战役对华中乃至全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一举打乱了日、伪军的“清乡”和“屯垦”计划，拉开了华中抗战战略反攻序幕。

离开车桥战役烈士陵园，驱车行驶在车桥镇，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现代化的厂房，穿着新

潮的年轻人映入眼帘，新时代的车桥焕发出勃勃生机。

尽管经历了沧桑巨变，车桥战役这段红色历史始终铭刻在人们心中。“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党员干部到烈士陵园参观学习，缅怀先烈，自发前来参观的群众更是接连不断。”车桥镇党委副书记万士俊说。

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车桥镇依托党建引领，大力发展芡实产业，全镇芡实种植面积达3.5万亩，芡实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串联红色景点与芡实田园的旅游线路加快打造，当地百姓正在红色基因传承与乡村振兴中收获越来越多的幸福。 据新华社